

# 鴉片戰爭英烈

向毒品說「不」  
系列之三

國際禁毒日在熱鬧的宣傳聲中過去，然而，鴉片戰爭中為中國禁毒戰爭而捐軀的無名英烈們，在陣亡170年之後，依然躺在無人問津的角落。珠江口古戰場，近5公里寬的浩淼江面上，無數來往軍艦和輪船的汽笛，也喚不醒似乎已沉入珠江底的往事。珠江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中國與英國激戰的門戶，數百名中國戰士在這裡殉國。他們的屍骨何在？絕大多數人可能以為早已蕩然無存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僅已證實的無名英烈墓地，安葬人數有200多名。他們無緣享受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」的祭祀，生既無榮，死亦淒清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

廣東省文物局網站介紹稱，1973-1975年先後在沙角炮台附近發現「節兵義墳」、「忠勇義塚之墓」，在橫檔島發現「義勇之塚」（遷移虎門鎮），在威遠炮台附近發現「義塚」。2000年又在威遠炮台附近發現一大叢葬墓塚。經考古論證，確認也是鴉片戰爭陣亡士兵之塚。「節兵義墳」、「忠勇義塚之墓」、「義勇之塚」和「義塚」，於1982年2月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## 四處墓塚 見證抗英激戰

時光倒流。1841年1月7日，兩千多名英軍猛攻大角炮台和沙角炮台；2月26日，英軍圍攻上橫檔島的橫檔炮台和永安炮台，同日英軍攻佔威遠、清遠、鎮遠炮台。水師提督關天培、副將陳連升等先後以身殉國。中國近代史的屈辱，伴隨珠江口抗英烈士的鮮血從南粵擴散北上，直抵清帝國的心臟——北京。

「義塚」坐落在珠江口，虎門大橋的北側山坡。橋下南北兩側，有兩個小島如翠綠的葉子漂浮在浩瀚的珠江口海面，分別叫上、下橫檔島。上橫檔島正是「義塚」無名烈士死戰之地。當地村民陳耀權回憶，「義塚」原本有31具埋葬骸骨，1978年從上橫檔島水井打撈的10餘具骸骨火化後合葬於此。2007年，鴉片戰爭博物館從村民處獲悉遷葬舊事，於是派員尋找，但漫山遍野盡是高過人頭的雜樹，無處可覓。最後，在陳耀權帶領下找到，工作人員耗時一周才將墓旁雜樹除盡，「義塚」再現真容。而今，每天超過5萬輛汽車從虎門大橋川流而過，這裡是南中國最繁忙的交通運輸線之一，但沒有人知道上下橫檔島的往事，也沒人想起探訪無名英烈的亡靈。

## 無名可考 烈士湮沒黃土

每一處鴉片戰爭無名烈士墓地，都埋骨青山面朝大海，眺望著他們生前曾經浴血戰鬥的地方。「節兵義墳」算在無名英烈墓中最顯赫。1841年沙角之戰後，大部分陣亡官兵遺體被英軍所毀，其中75具遺體被當地村民偷出掩埋。1842年，按南粵風俗，挖出骸骨再集體合葬於東莞虎門沙角炮台白草山上。天長日久，漸漸湮沒黃土之中。1958年，駐沙角海軍修建碼頭，開山挖土，無意發現，「節兵義墳」才得以重見天日。

「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廿日，節兵義墳，節兵共七十五位合葬。」白草山上，「節兵義墳」的碑刻上寥寥數語，沒有姓，也沒有名。死難者是誰？鴉片戰爭博物館研究人員丁學志表示，當時一部分為內地抽調而來的陸兵，並不擅長水戰；水勇主要從無生活來源的漁民中招募，其中用意在於防止他們因生活無着淪為洋人侵華的嚮導，卻沒考慮他們是否適應使用火器打仗。

為何沒有士兵花名冊？為何沒有朝廷下表彰士兵的資料可供查找姓名？人們不得而知。寶貝無價為至高，士兵無名為至低，不禁令人為之悵然而心生悲涼。

「節兵義墳」位置最低，是遊客出入沙角炮台景點必經之地，也常在清明之際受到憑吊。但是，其他的夥伴們就沒這麼幸運，同在白草山，「忠勇義塚之墓」就無人知曉，無人問津。

■上橫檔島炮台猶在，烈士墓早已搬走。

# 墓塚百年孤獨

## 無名戰士墓地破敗難尋 生既無榮死亦無哀



「義塚」遍地荒草。

## 投井清兵

### 屍骨躺水底137年

上下橫檔島兩兩相望，相距僅650米左右，有如姊妹島嶼。但是，一個致命的疏忽，令當年上橫檔島清兵覆蓋在來自下橫檔島的死亡之火下。上橫檔島炮台表面固若金湯，但清軍對近在咫尺的下橫檔島卻毫不設防。

1841年2月26日，上橫檔島之戰異常慘烈。英軍發現下橫檔島未設防後狂喜，將大炮從輪船搬至島上，直轟上橫檔島。守將達里保陣亡，戰死兩三百人，少數不願投降的士兵跳井殉國。

1978年，虎門鴉片戰爭博物館首任館長根據資料得知，上橫檔島投井清兵屍骨仍在井中。石灣村書記鄧世奇派村民陳耀權等人下井打撈，一共撈上10多具屍骨，而後將屍骨運回「義塚」合葬。村民陳耀權回憶，因為撈屍骨不容易，他給每位修墓村民打了12分「工分」，而當時一般每天10個工分。

珠江口直至伶仃洋，盡是又苦又鹹的茫茫海水。唯獨上橫檔島，幾口井水清甜甘冽。老船長陳金和表示，因為不知道士兵投井殉國後屍骨一直浸在水底，幾十年來，很多往來漁民上島取水。如今，清兵殉國自殺的水井已被鐵絲網罩住。

## 開發旅遊 番禺仿造「義勇之塚」
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為了開發旅遊，廣州番禺在上橫檔島面向南方的山崖下仿造了一個「義勇之塚」。墓塚沒有墳包，也沒有說明是贗品。不少遊客得知實情後驚訝地表示：「沒去過真的，也不知道這是假的。」真的「義勇之塚」孤零冷清。遷至「義塚」的投井殉國烈士，面對這般死後仍然命運無常的境況，又不知該做何感想？



■上橫檔島清兵投井殉國的水井。



■陳耀權回憶當年給修墓農民每人12個工分。



■「義勇之塚」有路不通，借助崖壁上的排水溝，記者才得以進入。



■虎門水廠高牆和防護網阻斷「義勇之塚」去路。

## 高牆鐵網禁錮

## 英魂如坐死牢

死去的人，為活著的人捍衛國土；活著的人，卻拒絕給死去的烈士留下一條微不足道的小路。

「義勇之塚」盤踞在鴉片戰爭博物館後的大人山懸崖頂上，面海而臥，視野開闊，風光無限；墓旁樹木森然，陰翳避日。這是本報記者第二次探訪「義勇之塚」。和第一次翻牆不同，這一次更加艱難，有如攀岩，手腳並用順著近乎垂直的崖壁上。

順著通往山頂的大路，人們會愕然止步，因為半山腰兀然閃現虎門水廠的大門，上書「水廠重地，閒人免進」。進入水廠之後，圍繞「義勇之塚」的全是高聳的圍牆。圍牆留有通往墓地的門，但不對外開放。後經協調，由水廠登記之後可領取鑰匙進入。但保安說：「沒有鑰匙。」

未到大門之前，拾級而上有側門，但玩耍的三個頑童告訴記者：「你進不去的」。確實，鐵絲網一直從鐵門纏繞到兩側的鐵柵欄，鐵蒺藜密集得無處下手

和落腳。兩次繞山半圈，檢視再三，唯有從墓地正前方懸崖突破。一條陡峭的排水溝順崖壁而下，窄溝中鋪設有台階，一共71級。施展壁虎般的手段，爬上距離地面約4米的堡坎，沿級而上。鐵道欄杆，進入墓地。環視四周，發現水廠圍牆頂端新增樹枝狀的防護網，張開的鋼叉上還有倒鉤，縱使進入水廠，也絕無可能翻牆而過。虎門宣教辦主任李世賢表示，水廠考慮安保，無可厚非，目前暫無辦法解決這一難題，只有等水廠搬遷後再開發。

兩條路都成了死路，這令無名烈士如坐死牢；更令來客為難，憑弔烈士竟需飛簷走壁絕技。

事實上，威遠島上的「義塚」至今也無路可至。出入口是山腳下一棟爛尾樓和圍牆之間的縫隙，雜樹騎牆，形成一條綠色隧道。貼著牆根穿過樹叢100多米，然後是非常陡峭的山坡，礫石遍地，腳底隨時打滾，跟踉跄跄，跌跌撞撞。

## 重點保護單位「保護」在何處？

### 記者手記

沒有路，沒有指示牌，沒有文字介紹，一切歸零——這是所有無名烈士墓的共同境遇。墓塚的數百米外，每日遊客如織，撫摩烈士遺留的大炮。大炮似乎比烈士更值得紀念，而烈士的功勳都成了煙消雲散的炮灰。

這些無名烈士墓地身處珠三角最繁華的虎門，境遇卻極其冷清，這種巨大的反差令人錯愕不已。儘管這些墓塚都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卻無法看到保護經費投放到哪裡去了，為什麼連一條路都無法開通？以「義勇之塚」為例，虎門水廠的安保固然重要，但事實是，墓塚旁邊是水廠內部

花園，與安保毫無干係。水廠完全可以對安保重點部位重新設置保護措施，然後對公眾開放花園，令公眾有尊嚴地憑弔烈士墓，而不是如盜賊般辛苦翻越種種障礙。

林肯在《在葛底斯堡國家公墓的演說》中說道：「烈士們為使這個國家能夠生存下去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我們來到這裡，是要把這個戰場的一部分奉獻給他們作為最後安息之所。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應該而且是非常恰當的。」給烈士以棲身的墓地，給出入墓地的公眾以自由行走的道路，現實竟如此艱難，何其荒誕？！



■虎門大橋左右兩側小島分別為下橫檔島和上橫檔島，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最慘烈的戰場。